

尹彦征

中国

红

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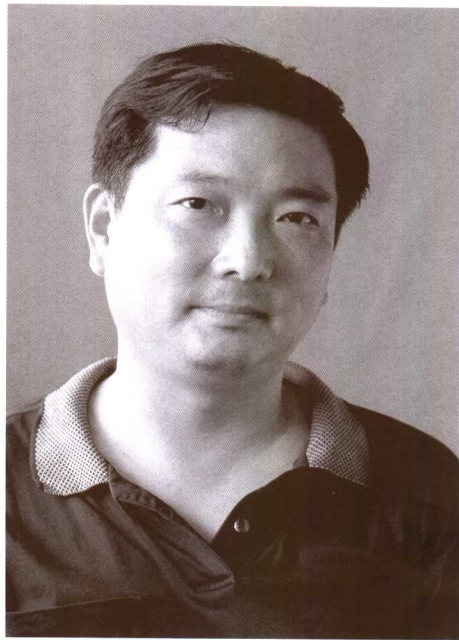
艺 术 篇

汪太理 文是也 编著

CCREDCCLOVE CERAMICS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红瓷器发明人 尹彦征



尹彦征

中国红瓷器

艺术篇

ccRedccLove Ceramics

编著：汪太理 文是也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红瓷器. 艺术篇/汪太理, 文是也编著.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57-4752-3

I. 中... II ①汪...②文... III. ①陶瓷工业—工业史—中国—现代②陶瓷—工业美术—鉴赏—中国—现代—图集 IV. ①F426.7②J5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2135号

作品摄影: 李柏林

封面设计: 蒋晓娥 李柏林

版式设计: 蒋晓娥

制 作: 柏林摄影设计工作室(13907314928)

地 址: 湖南书画研究院 湖南省美术馆(长沙市营盘东路69号)

尹彦征 中国红瓷器 艺术篇

编 著: 汪太理 文是也

责任编辑: 刘堤地 曹 阳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276号<http://www.hnstp.com>

邮 编: 410008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43758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厂 址: 深圳龙华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5栋

出版日期: 2006年12月

开 本: 787mm×1092mm 1/18

印 张: 10

插 页: 5

字 数: 141000

书 号: ISBN 7-5357-4752-3/TQ·5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科学与艺术相逢在陶瓷高峰

004

——中国红：一个新的文化符号

中国红瓷器各种器型彩图

030

跋

166

附录 潇湘瓷韵

169

ccRedccLove Ceramics

科学与艺术 相逢在陶瓷高峰

——中国红：一个新的文化符号

文 / 汪太理



设想一下，数百年后，如果要以一种瓷器象征21世纪中国的时代特色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哪种最贴切？我认为非中国红瓷器莫属。

中国红瓷器孕育于20世纪末，诞生于21世纪初，应该说这有长达15000多年陶瓷辉煌发展历史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是代表新中国建立后陶瓷发展的一项标志性的事件。

虽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陶瓷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无论是在制瓷技术还是在制瓷工艺上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在技术重大创新和工艺重大发展上足以给世人产生巨大震撼的陶瓷产品，我认为首推中国红瓷器。自宋代以来，制瓷业发展波峰迭起，蔚为壮观。《中国红瓷器·问世篇》一书简略地勾勒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中谈到以钧瓷等为代表的宋瓷矗立起陶瓷美学的高峰，使人仰视，叹其素雅多姿，典范千载；元代的青花，更是涌起数百年的巨流，历经沧桑，青花瓷容颜不老，其典雅端庄、冷静理性的轨仪壁立千仞，仰之弥高；明代彩瓷奇花竞放，祭红虽如烈焰腾空，行之未远，但仍给世界留下了灿烂无比的壮观景象；有清一代的康、雍、乾三世，陶瓷发展达到历史高峰，与宋、元、明相较，更臻完美，清瓷可说是风骚万种，多彩多姿。

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精神气质的寄寓，总要找到各具特色的载体。即如文学，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明清有小说。种种形式，各擅绰约之姿，崛耸起难以逾越的高峰。云蒸霞蔚的同一文学形式中，仍分伯仲，有的是参天大树，有的是路边小草，有“诗圣”、“诗神”，亦有“诗民”、“诗匠”，而历经千百年时间的冲刷淘洗，那些

标志性的人物、篇章尚如巍然屹立的奇峰，远观近仰，峭然秀美，峰色如新。这些是非物质载体。

建筑、陶瓷、青铜器、玉器、雕塑等则是物质载体。这是在一种既可触摸，又可视阅的载体上融入了人的主体精神，它的表现形式是物质的，精神灵性隐藏在千姿百态的物体后面。

书法、绘画则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有非物质的气韵、骨力、意趣、笔势、笔意、墨法等鲜明的精神心性的显露，又有纸张、笔墨、颜料为其依托，两者相互依从。书画家用笔墨纸张为工具，描画出的是心中之气、之性、之道，是墨迹幻化出的精神品性。

同样用笔墨纸张，不同时代则出现不同艺术风格的书画大家。即以书法而论，可以说是群峰竞秀，各领风骚。每个时代又有其标志性的高峰：晋代王羲之；唐代欧阳询、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郑板桥，等等。

无论物质、非物质，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载体，人们评判其是否具有标志性的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是否有足以推动本行业或本艺术门类巨大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或艺术创新。

第二，这类作品是否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特色和深广的时代风格，是否凝聚了宏博的传统和当时文化精神的一些基本内核。

第三，是否对社会的审美趣味产生重大影响，引起巨大震撼，深受人们珍爱，是否为当时和后代收藏家们所崇尚。

第四，是否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用上述四条标准来衡量，前文所说的宋、元、明、清瓷器的标志性事件，完全符合。也正是因为这些标志性瓷器的出现才造就了中国陶瓷艺术的无比辉煌，才成就了连西洋人也自愧弗如的中国陶瓷霸主地位。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中，陶瓷文化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陶瓷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外国人，正是通过陶瓷，才接触和认识中国文化。提到中国，外国人谁不联想到瓷器？

清末直至民国，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下落和综合国力的衰微，中国陶瓷的霸主地位已经动摇，西方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改变了它们千百年来在陶瓷生产上的落后状况，它们同样可以生产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陶瓷产品，在现代瓷艺等不少领域它们甚至领世界风气之先。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成立，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焕发了蓬勃生机，陶瓷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陶瓷产品的数量，还是陶瓷产品的质量，都一扫百余年来的萎靡之气，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形成了著名的八大陶瓷产区，中国陶瓷挟千百年传统文化精神之雄风重新上路，要与世界陶瓷生产国家比高低。

中国在开新局，西方国家也倚仗其强大文化之势竞上。

我们虽然有醴陵的釉下彩瓷，景德镇的艺术瓷，江苏宜兴的紫砂陶等饮誉世界，有许多技艺超群的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卓越绝伦，但我们缺乏具有民族大气派、大风格，引领某方面潮流的大突破。据说，中国某陶瓷生产重镇的瓷器产品运到印度孟买，居然无人问津，最后只好成堆成堆地贱卖了事。这说明我们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局面。

有专家说，中国陶瓷业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和沿袭封闭保守的生产方式而落伍，故而在艺术瓷、日用瓷和建筑瓷三大领域全线溃退，被逐步挤出国际高端市场。

中国陶瓷要走出困境重铸辉煌，期待着破局之举、破局之人，期待着新的标志性事件的出现，期待着新的里程碑的竖立。

大红色瓷器——“中国红”的出现，堪当此任。以标志性事件的标准衡量，除后世藏家对其艺术价值的品鉴不便预测之外，其余标准应该说基本达到了。

二

新的陶瓷里程碑的竖立，新的陶瓷高峰的崛起，必须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麓下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中国红瓷器这座新的陶瓷高峰向世人展示的是“科学与艺术在山顶重逢”的无限秀色。

科学的本质在求真。“中国红”瓷器发明人尹彦征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求真”之路。在《中国红瓷器·问世篇》一书中，已经介绍了他的求真历程，众多媒体也做了相当广泛的报道，他的事迹已广为人知，再叙便成赘述。这里只谈他求真历程呈现出来的特点。

首先，他有挑战世界难题的勇气。

德国科学家1919年发明的大红色颜料硫硒化镉（CdSeS），既使各国要运用这种红色颜料作为装饰色的各行业的许多专家们兴奋莫名，又使他们费尽心血。在玻璃、塑料等行业，专家们用硫硒化镉作为装饰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在陶瓷行业，用它做装饰色却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偏偏中国人从古至今从皇宫到茅舍都有一种深深的红色情结，红色是中国人的至爱。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上，只要一出现红色瓷器，就引起朝野的高度关注，视若至宝。不少红色瓷器都被皇室、官家所垄断，民间是只闻其名而无缘得见。钧红、祭红、郎红等红瓷说到底还是皇家瓷，民间只能望红瓷而兴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红瓷各具风采，均以其色调之

美令人遐想无限并得到不同的审美愉悦，但还是留下了遗憾。中国书画有“墨分五色”之说，其实其他各色也以浓淡不同细分为多色。同一色中的多色，运用在同一作品中，能各具其韵，但最正宗的颜色是正红、正蓝、正黄等。而中国的红色瓷器家族中偏偏缺少正红瓷器，中国人总感觉红色情结不圆满。而正红色是各种浓淡不一，或偏紫偏黄、或偏暗偏明的红色的宗主，只有它以其不偏不倚、深浅合宜的秀美端庄，有资格一统红色家族。中国历史上的红色瓷器恰恰缺少这种宗主般的正红。而用中国传统的红色颜料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生产出大红色瓷器。

同世界其他国家陶瓷行业的专家学者一样，硫硒化镉这种红色颜料的研制，使中国科学家看到了生产大红瓷器的光明前景，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更是倾尽全力要用硫硒化镉作为生产红瓷的新颜料。攻克这个难题具有双重意义：可以站在红瓷釉料研制和红瓷生产的世界制高点上，可以圆中华民族千年的大红瓷梦。

多少艰辛的探索都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世界难题确实难哪！

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很难抓住红色这个精灵。因为硫硒化镉（ CdSeS ）不耐 500°C 以上高温，达到 500°C 以上，红色就不见踪影。

尹彦征瞄准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具有挑战这一世界难题的勇气。与他共同攻关的同伴们，在苦苦探索了12年，并且取得了硫硒化镉在 1100°C 仍没有挥发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之后，还是放弃了。真正耐高温红瓷要接受的是 1250°C 以上的考验。而 1250°C 这道门槛确实令很多人生畏，越接近这个温度难度就越大。

尹彦征挺住了，“你们放弃，我一个人干”。在尹彦征前后长达近20年的求真历程中，在经济上他还寻求过两次合作伙伴，寻求他人资金上的支持。有的人也曾给予了支持，但最终都因看不到中国红瓷器有何前景而撤资散伙。

技术上，同行们散了，他要千里走单骑；资金上，合伙人撤了，他必

须四处借贷。千斤重担他一个人承担。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这一世界难题，让拥有过辉煌灿烂陶瓷历史的中华民族再添新的光彩。这不是尹彦征的漂亮话，而确实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是他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正如2005年9月2日《科技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评价的，在尹彦征身上，“创新图强的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为不甘落后、自主创新的骨气，振兴民族工业的志气和敢于争先、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勇气”。

其次，在尹彦征求真的历程中，始终贯穿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囿陈说、独辟蹊径的探索精神。

这样一组数字背后隐藏了多少外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包含了多少泪水和汗水，有过多少辛酸和失望：试验了4000多种配方，烧过10000多件样品，改进过20多种窑炉。要知道在解决一系列技术和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的过程中，尹彦征没有一个助手，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尹彦征既是一个高温红釉技术的发明家，又是陶瓷工程专家。

在解决硫硒化镉在高温条件下不挥发的问题上，国际国内已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要防止硫硒化镉在高温下不挥发，采用的是熔体包裹法，即给硫硒化镉穿一层衣服，在高温下保护它不受损害。包裹体系的构成已有陈式，但尹彦征在多次试验未果后，毅然别出心裁，在包裹体系中加入了谁也没有想到的五氧化二钽（ Ta_2O_5 ），用它和另外两种物质氧化锆（ ZrO_2 ）和二氧化硅（ SiO_2 ）组成一个熔体包裹体系，才真正解决了硫硒化镉不耐高温的问题，把它的耐温度从800℃提高到了1200℃以上。解决这个问题，尹彦征的辩证思维和化学知识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在化学元素中钽是化学性质特别稳定的一个元素，用它的氧化物作包裹材料自然大大地提高了硫硒化镉的耐温度。现在写这个过程，几句话，何其轻松，但尹彦征当时不知熬过了多少白天黑夜！

在这个基础上，尹彦征配制、生产了能耐1200℃以上高温的大红色

釉，并生产出高温大红色瓷器。

再次，在求真的过程中，尹彦征有极为冷静淡定的心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尹彦征多次说，在现实中国要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并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仅有科技专业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认识复杂社会情况，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单纯有专业知识，你研究出的成果只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而不能真正走向实践，服务于社会。

尹彦征攻克世界难题，在技术上、在实验室中无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虽然这些实验非常枯燥无味，但遨游于化学材料配比天空中的他，倒是心安理得，自得其乐。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纠纷则使他如入泥淖，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要从计划经济的科研体制中走出来，每迈一步，都有羁绊。人为的障碍，无端的猜疑、指责、冷嘲热讽、诬陷、落井下石，这些都是常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好，但当它还不完善、不健全时，释放出来的负面效应对科技自主创新也极具破坏力。不讲诚信、背信弃义、釜底抽薪、乘人之危、蔑视法律、惟利是图等丑恶现象，不时出现。

你没有成功时，除了清醒的领导、贴心的朋友、自己的亲友外谁都不上门，心怀叵测者甚至诅咒你，陷害你。而你成功后，原先那些合作者中的某些人，又出来摘桃子了，争名夺利，夸大事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总之什么样的卑鄙手段都可以使出来。

在种种风波面前，尹彦征愈到后来愈能从容应对。这使我们想到鲁迅笔下横站着的战士形象。他一方面必须注视前面的敌人，另一方面又必须高度提防自己营垒中射出的冷箭，所以只能横站着。多么悲哀的形象！尹彦征领教了少数小人的恶行，小人所为不仅没有击垮他，反而使其愈战愈勇，直抵成功的彼岸。

三

求真的历程实际上也是求美的历程。

尹彦征越逼近成功，红瓷之美越显露。著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是说真和美往往共处一体。

尹彦征在走上求真之路时，同时踏上了一条求美之路，愈到后来他的求美之心愈急切。贯通求真求美之心的是文化，连接求真求美之路的也是文化。

如果说尹彦征攻克硫硒化锆耐高温，是追求一种纯正的大红颜色，那么愈到后来，他愈深刻地感觉到，这大红颜色牵连着极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大红瓷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红色瓷器是“器”，但溶注其中的是民族理念、情趣、精神口味，是民族文化之“道”。

从大红瓷器成功6年以来的社会评价，从其所拥有的知名度、美誉度来看，从社会刚刚兴起的方兴未艾的欣赏中国红瓷器的潮流来看，中国红瓷器已开始成为并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这个文化符号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

这个文化符号有三个关键词：现代科技、红色、瓷器。

可以从三个层次展现它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这是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运用于中国传统工艺的典范。

既然没有一种中国传统的红色颜料可以生产出正红色瓷器，那么我们何不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德国科学家研制的大红颜料“拿来”

呢？当然，“拿来”之后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到中国瓷器上去。这中间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吸收转化过程，这个吸收转化过程是不能用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和感性的生产经验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现代科技理念，运用现代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完成。而这项现代科技成果运用的对象恰恰是有数千年历史的瓷器，而两者的融合是如此的完美，如此的相得益彰。

这一层次的文化含义中，标示出中国红瓷器是世界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产物。如果拒绝运用国外成果，如果继续闭关锁国，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中国红瓷器。

世界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东方、西方，中国、外国，其实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固守传统，拒绝先进，只会导致衰微。当然这种拿来、吸收转化的过程必须体现文化自主性，在这项技术上尹彦征遵循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文化自觉时有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尹彦征攻克耐高温大红色釉的过程，就是“美人之美”的结果，就是“美美与共”的体现。

用乐黛云教授的话说，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环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国红瓷器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应该说，无论是在时间轴上还是在空间轴上，都找到了它准确的位置。惟其如此，它才有资格成为新的文化符号。

第二个层次：这是民族历史和现代心理、精神气质的凝聚。

任何颜色都有丰富的社会心理意蕴和精神气质所指。例如“黄色”长久以来是权力之色，“黄色”便是“皇色”，“黄袍加身”就是“皇袍加身”，民间有敢穿“黄袍”的吗？黄色所指为无上权力，为极其高贵。

红色是中华民族极为珍爱之色，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浓厚的红色情结的产生自有其根源。

红色有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端：

红色象征正、正义、正直。红色代表正，不偏不倚，可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巍巍乎有浩然之气。红色是鬼蜮妖魔、邪恶秽瘴最为害怕之色，它充满阳刚之气，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民间的驱鬼镇邪用的就是红色，它是正义的化身，力量的化身。用红色相护，便能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用红色相号召，便能起到扫黑除恶、一往无前的激励作用。

红色象征喜庆、吉祥、顺利。在古今中国，无红不成庆，无红难成吉，无红不过年，无红不结婚，逢红必然吉，逢红必然发，逢红必然贵，逢红必然富……因此，包含“红”字的祝福语有很多很多。

唯有红色才能烘托出喜庆热烈的气氛，才能调动起兴奋欢快的情绪，才能激发出对明天的憧憬。

红色象征进取、求新。近现代的红色代表革命和改革便是这种意义的延伸、发展和强化。

在深浅不一的各种红色调中，只有大红为正宗，不及则亏，过则有害。如果说某人“红得发紫”，那他离祸害也就不太远了。

在民俗文化中，对色彩的诠释，表现了民族文化一些最本质的特征，是民族文化永久相续的基因。

中国红瓷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基因。

第三个层次：这个文化符号有厚重的历史感，它连接着深厚的历史土壤。

著名画家陈丹青说：“什么是历史感，历史感就是民族的自尊，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自我意识。”

瓷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国器”，瓷器的发展在20世纪之前，中国一直领世界之先。如果从瓷器的“祖宗”陶器算起，已经有15000多年可考的历史了。陶瓷是伴随中华民族走出蒙昧，走向成熟，走上辉煌的。一部陶瓷史，就是中华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史。已经出土的和至今仍埋藏于地下的无数件陶瓷产品，富集了各个时代政治、经济、风俗、民情的海量信息。这些文物，使历史具有了可直观性，更便于分析和探讨其意义和价值，因而也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一件或数百年，或数千年，甚至万多年前的陶瓷物件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可复活一截历史，仿佛我们的目光在与古人的目光交接，仿佛我们的手和古人的手都在伸出，仿佛古人的声息也从这器物中散发出来。

以瓷器这种代表中华民族身份、表达中华民族整体意识、长时间引起中华民族自尊自豪的物件，才最有资格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符号的载体。

当我们在谈中国红瓷器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内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美学领域、艺术领域。文化这个中介，直接将我们从技术导入了艺术。

在分析中国红瓷器具有文化符号价值时，我们主要从历史和民俗等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红色本来是近百年来最流行的革命之色，我们并没有更多地谈论它。中国革命画卷的壮阔，中国革命先烈事迹的可歌可泣，中国革命历程的惨烈跌宕，在世界革命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对千千万万为理想信念而牺牲了生命的无数革命先烈抱有万分的敬仰，他